

六月翻半，一直在下雨，大大小小的暴雨，中间夹杂着潮湿的灰色的短暂阴天。上午的雨一直下到中午，下午有个来深圳出差的小姑娘要到村里来看看，看看看海看我。上午简单做了一下卫生，滤好了水，她来了就泡茶喝。我还有一小会时间，我准备午睡一会，想弥补最近夜里频繁的失眠。

睡不着，有一点点事便睡不着，拿手机乱翻，想起一个许久未联系的人。打开微信，找到他，点开，没有任何对话记录，记得上一次联系是一年半前，问我出书的事，并顺便恭喜。上上次联系似乎是八

那个花季的夜晚

朱永超

那年夏天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去奉贤。大巴车载着一群十六七岁的花季少年开了很久，来到了当时觉得很远很远的一个学生军训营地——这个地方曾被叫作奉贤农场、国营奉贤机械农场、海滨农场，后来干脆以创建年份1954年命名为五四农场。第一次去上海远郊，第一次军训，第一次同学们一道出门在外要住整整一个礼拜，大家都兴奋不已，一张张笑脸就像一朵朵盛开的荷花。

但花无几日红。严格的军训课目让一帮细皮嫩肉、从没吃过苦头的城里娃很快就知道了什么是纪律，什么是集体，什么是意志。火辣辣的太阳下，长时间站军姿一动不动，任凭头顶下起汗雨；正步、踏步、跑步，向左、向右、向后转，整齐如一，不掉链子；再苦、再累，唱起军歌依然铿锵有力，喊起口号来照样震天响。部队生活是个神奇的大熔炉，能使看似要蔫了的花朵重新绽放，开得更加鲜艳。

超强度的体力消耗，使我们每天最盼望的就是一日三餐。餐桌上那些都是最普通不过的菜肴，但一双双眼睛都直愣愣地盯着，发出亮光。教官一声令下“开饭”，筷子就像下雨般落在每一盘菜上，然后菜就像装了弹簧似的，迅速弹入一张张口中。这时候已经顾不得菜好吃还是难吃，平时在家吃不吃，拼的就是手速，稍稍慢一点，再想夹一筷子，没准儿这菜就没了。突然，一个皮大王咧着嘴，高声喊着滑稽秦斗“姚周”两位大家在独脚戏段子里的一句台词：“汤，汤吃光；菜，菜吃光。汤吃菜吃汤吃菜吃，台！”气氛烘托到这儿，大伙都忘记了劳累，在光盘行动中欢乐着。

白天的训练是枯燥的，夜晚的农场是神秘的，总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。同学“芊芊头”去厕所解手大号，没几分钟就回男生宿舍了。这也太快了，我们调侃他“训练提速快，解手第一名”。谁知他翻了个白眼，无奈地脱下点裤子给我们看屁股。天呢，左边右边密密麻麻的红点，就像两只赤豆粽。我们跑到厕所里，满墙的黑点，勇敢的我凑近仔细一看，农场的野蚊子都是长脚，彪悍，比我们城里的蚊子大好几倍，这要是被叮上一口，够呛。这么想着，我们几个人四肢露出皮肉的地方已经被叮上好几口了，不废话，赶紧往外逃。乡下的野蚊子也是神速，它们紧追不放，追着我们了，就是啊呜一口，就是狠狠地咬，也像是军训出来的一样。我们几个男生脚还没跨进宿舍门，就听到里面一声惊叫。我们迅速蹿入，朝“芊芊头”手指的方向看去，地上一只超大的螳螂正“磨刀霍霍”地看着我们。我们在城里的草丛中捉过螳螂，那些都是体形不大、可以放在手上把玩的小可爱。可眼前的这只巨无霸，一只只能抵十只城里螳螂的大小，我们谁也不敢去捉它。最后，还是卷毛同学简单粗暴，拿出灭蚊的“雷达”喷雾剂，朝螳螂王身上一个劲地喷。螳螂王倒在地上，须足微颤，我们一阵欢呼，像是打了胜仗似的。突然又感到空气中喷雾剂浓度太高，自己也要被熏死了，遂屏住呼吸，纷纷冲逃出屋外。这样子，有点狼狈，有点好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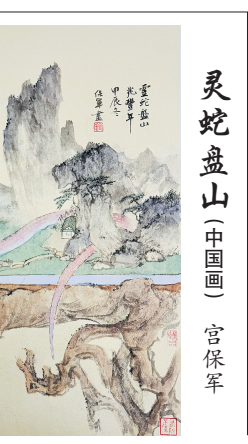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站在宿舍的走廊上看星星、看月亮，看见对面那幢女宿舍楼的走廊上，一群女生也在看星星、看月亮。不知是哪个女生突然朝对面的女生唱了一流行歌曲的歌词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”，于是一群男生齐声喊唱起来：“看过来，看过来，这里的表演很精彩，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。”没想到居然获得对面女生们顺口改词的积极回应：“寂寞男孩的悲哀，说出来，谁明白，求求我抛个媚眼过去，哄哄你，逗你乐开怀。”那个花季的夜晚，真美。

六月暴雨如注

周 慧

是所有对话里最大胆的一次。我问，啊，你把我删掉了？发过去没有任何提示，显示真的发过去了，我又发，哦哦发过去了就是没有删。发完后觉得这行为实在幼稚，但也没想撤消，幼稚，无聊，或打扰，任他怎么想。旋即他就回了消息说，没有啊，怎么会，微信好友里唯一的作家我怎么可能删，我都置顶了。我说过了过了，你让我看看你怎么怎么置顶的。他笑，说置顶确实夸张了点，怎么，为什么忽然说我删了你。我说因为忽然，忽然，这就是理由。

他说太忽然了。我向来随意，但和他这么随意聊确实是头一遭。但不知何故，可能是这个夏天一直在下雨，也更有可能是我惊叹自己已悄不棱登地，藏也好，掖也好，坦也好，来到了五十岁，五十岁理应对内心的曾经和未来的奔涌都一一



本市的北郊，这一段河湾不大，仅长三五百米，宽不过二三十米。终于有一天，一个人坐在一条舢板小船上，漂荡于这一小片天地之间。

河道西侧，紧贴着沪太公路。这一条由本市直达外省市的最早公路，往北远到江苏省太仓市，也是本市最长的公路。河道东侧，一长片河边的土坡，上面横横斜斜，绿着庄稼。后面几排老屋，墙面一片浑黄，在下午的阳光下，亮着古城墙一般的苍凉。

有点像“偷渡”，小船是别人的。此时，进入黄昏，渐有黑白两色。正好。

这一段河道，名叫荻泾。正从市区由南往北而来，在罗店古镇前，一分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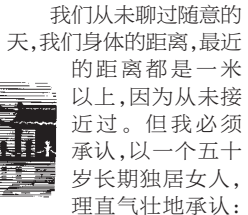
有了小动物的院子，有趣的事自然就多。

春暖花开之际，也是忍饥挨饿了一冬的鸟儿们躁动之时。春风拂过四棵高大香樟树树冠时，筑巢于密匝枝丫间的珠颈斑鸠，一身黑羽的乌鸫，满树欢跃的麻雀、白头翁、黄鹂等鸟儿都纷纷跳出巢来，以树冠为“鸟交”平台，互相叽喳着致以对春天的问候，似乎都心领神会：虫子多起来了，口粮不愁啦。

过了个把月，待树上的虫子吃得差不多时，大鸟开始飞到远处觅食，除了投喂嗷嗷待哺的雏鸟，也为补充自己的营养。已会飞的小鸟则扑向小院的树丛、草坪啄食蚂蚁、小飞蛾，甚至是偶尔钻出泥土来透气的“地老虎”（蝼蛄），都是小鸟们求之不得的美食。五月初的枇杷熟了，大年的满树枇杷果反倒养成了鸟儿挑肥拣瘦的恶习，哪个先熟叨哪个，且叨了一半就丢下了。弄得我每逢这个时节，就想鸟口夺果。转念又想，就让鸟儿吃点吧，毕竟它们反馈给院子的是美妙悦耳的鸟唱：果子换愉悦——值。

坦承并接受，那一瞬间，心里那道泥筑的线被屋外一直淋漓的雨洒散。

我说，我想起其实我很喜欢跟你聊天，但总有点顾虑就没怎么聊。他说，我也很喜欢跟你聊天。我说，那你为啥不和我聊。他说，可能我也有顾虑吧。我不知他是接着我的话说他也有顾虑，还是他确实有和我一样的顾虑。我不知我们的顾虑是否是同一种顾虑，甚至是同一程度的顾虑。



我们从未聊过随意的天，我们身体的距离，最近的距离都是一米以上，因为从未接近过。但我必须承认，以一个五十岁长期独居女人，理直气壮地承认：我梦过。似乎是梦先行，在梦里看到他，吓一跳，但不舍得醒来，任由自己梦下去，而梦和现实几乎一模一样，什么都没有发生，相距一米左右，而且总是有一些人在旁边，以至于几个梦里，连一句话也没有说过，坐得远远的，中间隔着他人，听他人聊天。

当“他人”在我的生活里消失，我们似乎没有任何理由再互动往来，微信联系停留在几年前。人啊，多么复杂的人啊。现在，我忽然给他发消息，不需要任何理由，“忽然”就是理由。

忽然想起一位老朋友，忽然想起做过的一些梦，忽然想起随顾虑一起消失的联系。小姑娘发来微信，说快进村了，还有五分钟。我起床，拉开窗帘，走到客厅准备烧水。他发来消息说买了那场有我参加的活动的票，但其他事情就没去。

二，往北再次合拢，进入练祁河道。练祁河，往东直通长江，往西直达嘉定中心的州桥老街，转向往南，可到南翔古镇。

一叶小舟

魏鸣放

不想走远，不能走远，就在这段河湾之间，来回不超一个小时，行程三百五十米之间。

夜幕落下，沪太公路上面的树，一朵朵黑成了墨云，大型卡车过往，车声隆隆，车灯红亮。这边河上，一片苍茫悠长，泛起了白光。不时地，会有大鱼啪的一声，从水中跳起又落下，就像一切没有发生过。河上的空中，不时有鸟声响起。那是夜鹭，一只、两只，时大时小，一前一后，放大了黑夜，像是鸟从来没有飞过。时间到了，系舟还船。

春去夏来，随着阵阵夏雨的浇淋，阳光充沛，树长草疯，菜蔬瓜果开始开花结果，也是小动物们来遛弯、觅食的大好时光。昼伏夜出的刺猬来了，引得忠实的守院犬哈莉惊

每次旅行归来，我都会保留几张高铁票、长途汽车票或旅游景点门票的票根，既是一种旅行纪念，也可以当书签用。那天，我打开一本书准备阅读，里面掉出一张从陕西潼关到渭南的长途汽车票的票根，端详片刻，思绪便回到了去年深秋豫晋陕之旅那些难忘的日子。

我是在结束了山西永济与芮城的行程后，乘网约车过了风陵渡黄河大桥，然后进入潼关的。在酒店安顿好，我就来到附近的长途汽车客运站，准备购买第二天前往渭南的车票。从外表和车站内饰来看，潼关汽车客运站建成的时间并不长，还比较新，设施也比较先进，自动购票机、母婴室、游客集散中心等一应俱全，但偌大的候车厅内乘客寥寥无几，高铁和网约车对长途客运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。

在自动售票机上下单，付款，取下车票。第二天早晨，我坐上开往渭南的中巴车，车上只有五六个乘客，倒也落得清闲，可以专注地凝望窗外大片大片的田野，以及田垄上一排排高大挺拔的白杨树。此地就是关中平原，或者用更诗意一点的词汇形容：八百里秦川。遥想从先秦到两汉，它可是养育渭南、咸阳、宝鸡、长安（今西安）等地华夏子民的大粮仓啊。

随着中巴进入华阴，马路变得宽敞明亮起来，行人也增多了，高楼林立，街市繁华。气派时尚的建筑物——“华山游客服务中心”，赫然映入眼帘，也让我想起了三十多年前的一段往事。那年初夏，我和同事去西安出差，绿皮火车到达西安的前面一站华阴，我们下了车，准备抽一天时间去华山游览。我们在火车站寄存好行李箱，然后租了一辆当地农民开的电动三轮车，有点类似于一些农村地区盛行的“三蹦子”，每人的车费好像是五角钱。于是，那位脸色黝黑、穿白衬衫、挽着裤腿的青年农民开着简陋的“啧啧车”，花了半小时，将我俩送到了华山景区的牌楼前。印象中景区没有什么游客，冷冷清清，只有我们两个远道而

雨还在下，一直下。《我曾这样寂寞生活》，没有理由，就是无端端想起这个。

空气似沾了水分，沉甸甸的，灰色的烟雾从大地的壳蚌上上升腾，但又不

这灰色的烟雾，在空中，给隐藏在它灰色帘幕中的事物皴染上了一种没有杂质的灰调，一种朦胧的、深浅不一的色阶。那静止的建筑、树木，流动的车辆和人，还有那在空中偶尔飞翔、用翅膀划动一片轻盈波纹的小鸟，它们都被包裹在这灰色的色阶之中。

一片寂静，是灰色的穹幕过滤了杂音吗？还是灰色本就肃寂，它影响了人的心境使人平静得到此刻的安详？

灰色由浅入深地流淌，那些隐藏的事物变得更深沉、更神秘，像是一种抽象的存在，或只是宇宙的一种意念。那灰色渐渐地浓稠，直至隐入完全

虫晚会。据说，萤火虫和刺猬都有“洁癖”，脏乱环境，它们还不愿来呢。雨后的夏夜，时有小青蛇出没，又被巡夜的哈莉发现。狂吠之余，青蛇被吓得僵住了，我不敢轻举妄动。心想，青蛇能消灭害虫，就让它开溜吧。

到了秋天，除了落叶的乔灌木，小院依然是一片江南特有的葱茏。饿极了的野猫闻腥而来，直扑厨房，掀翻盖子，叼走刚刚洗好的白水鱼。所幸哈莉追赶及时，斤半重的鱼仅被吃了半个鱼头。在院子里，哈莉除了和野猫打交道之外，还得对付河对岸邻居家的一对兄弟狗。一次，狗兄弟泅河而来，欲与哈莉亲近。我大吼一声赶跑了它们。想不到这对宝货竟熟门熟路地跑到水桥头，纵身跃入河里，笃悠悠地游了回去，依依不舍地站在岸上张望，朝着我闷闷几声，想必是恨死这个拆散它们约会的坏老头了……

秋去冬来，苍穹辽阔，蓝天白云之下，时常看到一队队大雁往南飞，雁叫声声勾起我的无尽遐想。抬头眺望南飞雁，感念有各种小动物光顾的家园才是原生态家园，真好！

来、充满好奇的游人。还依稀记得“啧啧车”途经的华阴县城街道曲里拐弯，狭窄破旧，一言概之：老、破、小。眼前的华阴市区与之相比，变化实在是天翻地覆，不可同日而语。

若干年前，我开始自由行，除了高铁和民航，坐得最多的就是长途汽车。到过的长途汽车站几乎都是人头攒动，车车客满，那应该是长途客运的黄金年代。有一年在川西，某日我游览康定跑马山，中间在凤凰亭长廊边的休息区小憩，山风吹来，四周遮天蔽日的金黄色树林像喝醉了酒一样微微摇晃，曼妙起舞，令人无比舒爽和欣悦。我慢慢喝着保温瓶里的乌龙茶，点开手机，网购了一张从康定到泸定的长途车票，一分钟不到便搞定，怎一个爽字了得！

然而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，市场经济的变化之快，往往超乎我们的想象。在河南三门峡市的高铁站，我找到了长途客运的售票点，大概只有以前上海东方书报亭那般大小。买好前往山西运城的车票，我打量了一下，四周密密麻麻整齐地停靠着出租车和网约车，但未见一辆长途大巴或中巴。我疑惑地问工作人员：“车呢？”她笑笑，“马上就到。”不到五分钟，她大声提醒我：“车到了。”只见一辆六人座面包车停在我面前，上了车，满座。我恍然大悟，原来客运公司为适应市场变化，改换了较小的车型，以降低成本，运营也更加灵活。面包车很快过了黄河，驶入运城。司机使用两个手机，一个导航，另一个的耳机插在耳中，随时与微信群中的同事交流乘客信息，及时作出调整。他听说我要去永济看鹳雀楼和普救寺，便热情地说他们车队有去永济的车，可以把我送到普救寺附近的酒店，于是马上联系好车队的另一辆车在前面的一个停车点等待，顺利地把我送上了前往永济的车。

顺应市场，顺应变化，应对潮流，唯有如此，我们才能不负这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”的时代。

寂静

贺 贺

漂浮不可触摸的重量又像是无数层从天空中垂下的、无形的帘幕，给人轻微的压迫。

这灰色的烟雾，在空中，给隐藏在它灰色帘幕中的事物皴染上了一种没有杂质的灰调，一种朦胧的、深浅不一的色阶。那静止的建筑、树木，流动的车辆和人，还有那在空中偶尔飞翔、用翅膀划动一片轻盈波纹的小鸟，它们都被包裹在这灰色的色阶之中。

一片寂静，是灰色的穹幕过滤了杂音吗？还是灰色本就肃寂，它影响了人的心境使人平静得到此刻的安详？

灰色由浅入深地流淌，那些隐藏的事物变得更深沉、更神秘，像是一种抽象的存在，或只是宇宙的一种意念。那灰色渐渐地浓稠，直至隐入完全

虫晚会。据说，萤火虫和刺猬都有“洁癖”，脏乱环境，它们还不愿来呢。雨后的夏夜，时有小青蛇出没，又被巡夜的哈莉发现。狂吠之余，青蛇被吓得僵住了，我不敢轻举妄动。心想，青蛇能消灭害虫，就让它开溜吧。

到了秋天，除了落叶的乔灌木，小院依然是一片江南特有的葱茏。饿极了的野猫闻腥而来，直扑厨房，掀翻盖子，叼走刚刚洗好的白水鱼。所幸哈莉追赶及时，斤半重的鱼仅被吃了半个鱼头。在院子里，哈莉除了和野猫打交道之外，还得对付河对岸邻居家的一对兄弟狗。一次，狗兄弟泅河而来，欲与哈莉亲近。我大吼一声赶跑了它们。想不到这对宝货竟熟门熟路地跑到水桥头，纵身跃入河里，笃悠悠地游了回去，依依不舍地站在岸上张望，朝着我闷闷几声，想必是恨死这个拆散它们约会的坏老头了……

秋去冬来，苍穹辽阔，蓝天白云之下，时常看到一队队大雁往南飞，雁叫声声勾起我的无尽遐想。抬头眺望南飞雁，感念有各种小动物光顾的家园才是原生态家园，真好！